

姜亮夫著

「家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士庶廟祭考

272993



「家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士庶廟祭考

姜亮夫

分一 理惑

分二 豕爲象之變

(一) 由形證

(二) 由古生物證

(三) 由文獻上證



分四 象神變轉之遺痕

(一) 銅器中的花紋增論象尊

a 堯舜二帝爲中國古代司天司地之二神說
b 舜爲百穀
c 生物之聯合性

(二) 殷制多言象

a 象可以除害及象器
b 象魏

c 易象象說

分五 象之轉變爲豕

(一) 文獻上之證

a 豕韋
b 山海經
c 封豕

(二) 理論之證

分三 象與家的關係

(一) 傳說中之象與農業的關係

a 服象
b 「爲」「御」諸字

(二) 舜當爲殷民族之農神

「家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士庶廟祭考



FUDAN J1230000C14169E 復旦圖書館

分六 家爲士庶廟祭說

(一)從射豕逐豕等以證家爲祭祀

(二)從牧豕養豕說明「家族」義起甚晚以證家原義爲祭祀

(三)以古家制以證家爲士庶廟祭

中國古代社會的許多問題，有些似乎最易明白，最易解說。因而也最易被人忽略！又有些學者，往往把他所在的「現社會」來推論古代社會，後人也即以此爲滿足，不求進步，其實細心考察，不知有許多是含得有極大的意義的問題！

譬如家族的「家」字，便是一例。

分一 理惑

家字爲什麼從宀從豕，自來解說的人，大概可以分成兩大派：一派以「家」爲形聲字，一派以「家」爲會意字，認爲形聲字的，固然錯誤；而認爲會意字的，也不一定對，爲之辯析如下：

認爲形聲字的，從許叔重的說文解字起，說文說：

家居也，從宀，豕聲。

緝省聲的話，段玉裁駁得最爲痛快：

……從豕之字多矣，安見其爲緝省耶？何以不云段聲，而紆迴至此！後來如李稷勳汪奎黃以恭崔適林頤山等，雖頗以段氏之說爲病；而爲許氏申屈，但多半是強辭奪理的話，至少限度是不曾爲緝省聲尋出積極的證據來？

到紐玉樹來，據「家」之古文作「𡩕」，以爲是「家」的省聲，又以「𡩕」從豕聲爲例，後來如王賈山吳承志諸人從之，而崔適林頤山又以「𡩕」爲「緝」之古文，

孫詒讓以爲古「家」字別讀爲「緝」，因「𡩕」而爲「家」云云，似乎較爲妥當一點，因爲說文中的古文「家」字，已有象形，而省「𡩕」爲「家」，與「豚」之省爲「豚」又相同，（詳孫詒讓名原及下文）。

「家」豕雖然同聲，但「家」也不必卽爲「𡩕」的形聲字，並且古代的形聲字，十九是聲符兼得有義的。

大體說來，以「家」爲形聲字的這一派，都不很妥當！然則以家爲會意字這一派，大概應當不錯了吧？只可惜他們仍然不會「猜」對！表面上看來，雖似言之成理，實際說

來，都不曾得到心核，這一派大概不出六種說法：

一以爲家本養豕的圈子，引申而用之于人。這是段玉裁所主張的。其言曰：

竊意此篆本豕之居也，引申假爲人之居，字義之轉移，多如此……豕之生于最多，故人居處，借用其字。

（按段說本之周伯溫六書正語）

段氏的話，很受人的批評，而最有力的，是崔適的幾句。

豕居自有園字在，又烏得以家字當之！

誠然，我們也可以爲段氏寬解說：「從『口』與從『豕』，古文字中多不分。」

余另有文考之

但甲文中的「家」字，無一個從口者，而金文還有連「宀」都省去的「家」字，（頌鼎）甲交又有從兩豕在口中的字，則這兩字，已切然分而爲二，家必不爲豕居矣！

徐灝以爲

「家」從豕者，人家皆有畜也，曲禮曰：「問庶人富數畜以對」！

這話細細審察下來，也有點混渾，因爲人家皆有畜，不定是豕，牛羊也未嘗不可！（詳後）並且未說明理由，我們暫且不必相信！

孔廣居說文疑疑的話更爲特別。

馬之用以足，牛羊之用以角，犬之用以齒，雞之用以距。其用過猛，不宜于家，惟豕之用以鼻，外柔內剛，故豕字從之，有治家之道焉！有保家之道焉！

孔氏是想說明家字之所以從豕，及爲什麼不從馬牛羊雞犬的原因！意思可到了幾分，但仍不能給我們滿意，並且豕不是生來便不「猛」的！

最奇怪而又最有意思的是楊振鐸的家字說，曰：

按本草綱目李時珍曰：「豕在禽應室星，定之方中篇鄭箋云：『定星昏中而正四方，於是可營制宮室，故謂之營室，』」博雅：「營室謂之家」，竊意家與室通，家字從豕，或取此義！

這個話的意思是說：「家字取之于天文中的應室星，」雖覺近于附會，但却有些道理，不過據我的考察，似乎有點因果顛倒，不必完全可信。

上面所舉幾家，都是不改字形，就「宀」「豕」爲說的。

也有改形就義的，似乎更多皮附之言。比較有意思的，是嚴章福說文校議之說，他以「豕」爲古文「亥」字！

余謂家字本無別義，其所以從豕者，非犬豕之家，乃古文亥字，亥爲豕，與豕同，集韻「亥古作豕」。亥下云：「一人男，一人女也，从乙，象裹子咳之形，」按禮云：「男有室，女有家，」亥爲一男一女而生子，非家而何，此其所以從豕之故也！

嚴氏的說法，仍不免于增會，「豕」「亥」本有關係，我們並不否認，亥字秦漢以後實有二首六身的傳說，我們也不否認，但（一）許氏从二首六身引爲一男一女，已覺可怪。（二）嚴氏又因亥之一男一女，而以爲家室，是直以亥字卽豕字，也未免太滑稽，倘若豕卽亥，則豕的本身，乃二首六身的會意言，已不是象形字了！又將或以解甲文金文中確然爲犬豕之豕的家字。這些都是因爲要解從豕面不可得，生出來的異說！

說得更奇怪的以爲「豕」是從「豕」，見六書故，以爲「豕」卽古族字，豕爲爲豕，這在甲文金文裏，尋不到一點點影子！又有以爲從「豕」者，「古克字，象刻木形，「豕」者，能勝任此居也。」（苗夔繁傳校勘記）……真是異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！

上面所列諸家的話，要來一一加批評，不僅篇幅不容許我，並且也實在值不得批評，用不到再來來爲他們多費唇舌。我只想把我的主張，我的研究，寫了出來！

分二 豕爲象之變

古代民族心理行爲，總是以當前「供給」的物質爲「意識」的出發點，物質的轉變，在他的意識形態既成之後，則求類似的東西以爲替代，替代既成已後，前此的本形，往往亡遺，甚至在曆史上尋不到一點證據，有時影子都沒有！這是許多研究古史的人，古代社會的人，所常常碰到的事，到後來偶然遇到了一個新的發現，——從其他的學問的發達，如古器物學古生物學民俗學與及地下的新出土的東西，——然後才考見了某事某事的原始形態，這正是歷史的所以能不斷地考究的緣因。

原始民族，雖以物質爲思想行爲的出發點，而却是從宗教的信仰，以建築其意識。自對一物一事始，至對一切萬有以至一切社會組織，都莫不含有宗教的感念，當我們問「爲什麼」「爲什麼」的時候，只要追究到底，他的答案總當是：

最初外不了「因爲物質！」

繼而外不了「因爲宗教感念！」

所以許多我們現在所不能相信，現在以爲最爲奇怪最爲荒唐的事，確有許多古代社會的真像存在裏面，這是我

們研究古代社會的人，所當謹慎留心的事！

上面這段話，是我這篇文章所要的基本概念，也可以說下面的文章，都不過是這個基本概念之證明而已！

我假定家之從家，是由「象」字變來的，我舉了幾個證據，請一一說明如下！

一、由形證

中國文字，每一個字的生成，獨體文裏（「象形字」「象徵文」二種，詳拙撰文字學講述第三講，文字構造篇，北新書局出版，）誠然有偶然發生于（一）不假于外界的刺激，（二）不由于心理地意識，但在一切合體文中，（「象事」「形聲」「會意」三種！）無有不是「因緣事象，寫其衷曲」的。明白點說，合體文的每一部分，在全個字中，都各有其作用！

「家」正是一個合體字，從「宀」，應當畫為（）。人類的居住，是由穴地面居的時代，（）變為山居的時代，（）再變為幕幔甚至于芻形的建築而居的時代，「」字應屬第三時期以後的圖形字，這是無可疑的！（余另有「釋山釋宮兩文詳之！」）所以從「家」的原因，決不懂如上面

「家」之來源與中源古代士庶廟祭考

我們所引用的各家之所言者那樣！我以為「家」從是「象」變來的，「象」是從古生物中的爬蟲類變來的。他是殷民族（即東方民族）的庶物崇拜中的一種崇拜物。與夏民族之崇拜龍，（詳余所著公猶為鬼方考及九夏考兩文中！）因而以龍為其圖騰，是一樣的作用，（但殷民族並不以象為圖騰）豕不過是後來的替代字替代物而已，——一如民俗之以貓代虎，以鹿代麟一樣！——我們先從字形來看：

小篆的豕字作（豕），古文作（豕）。（豕）之體變為（豕）。（從朱駿聲王筠說！）（而）之體變則為（豕）二字都只是加多一個「」。「」是像豕的頭，在小篆以前的鐘鼎吉金文裏，則作（豕）（豕），金文以前的甲文裏，則作（豕）（豕），小篆的「象」字作（象），金文作（象）甲文作（象），我們要注意，不論其為小篆為金文為甲文，其字形的下半截，「豕」「象」是完全相同的，尾巴都很短，腹很大，兩者除了頭不全同外，差不多無甚差異，與其他一切四足的脊椎動物形，完全不相同。甲文中無腹部特大的字，虎雖亦大腹，是用以表斑文，（金文面後，豕象皆省腹形，實文字之劇變。）從文字系統裏看來！這並不是一種偶合的現象。

但請讀者認清這一點，我這個字形的證明，只想說明家字下面的「豕」，也許是「象」的形「譌」，而不會想即因此證明家可以代「象」。從下面起，我開始作「豕」本有代「象」的資格的探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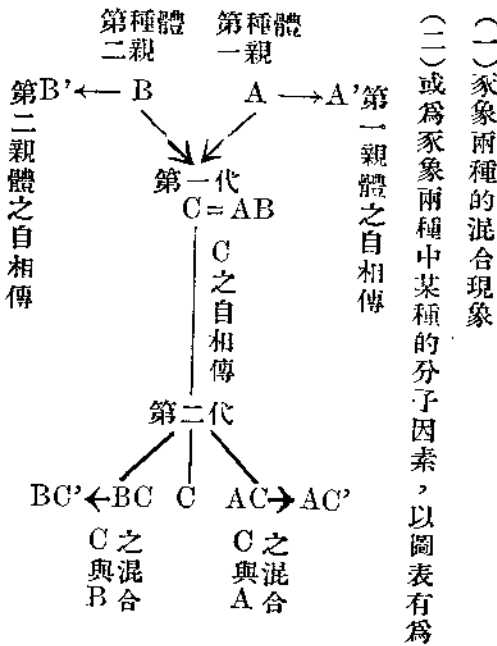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由古生物學來證

豕與象為中生代爬蟲類進化的中的生物，中生代後期，已有三鱗龍，*Triceratops* 形像除了頭有角又有尾而外，其腹趾等皆與象豕生近，到了近生代來，哺乳動物發生。近生代又分三代，第一期的漸新紀，*Eocene* 時已有類鼻象之始祖發現于北美洲，其他當時巖石之中，亦發現哺乳類多種，豕的祖先，也是其中的一種。到中新紀 *Oligocene* 時，已有猴豕，*Eocene* 而所謂無法獸 *Utanotherium* 恐角獸 *Urtatheres*。與象的形體，也差不多。到次新紀 *miocene* 來，已有四牙象。到新生代 *Psychozoic* or *Quaternary Era* 的下第四紀，*Pleistocene Period* 而完成了現代的象的形體，這兩種動物的生成，都在很早的時期！

這兩種動物，都屬於脊推動物，從大處來說，凡脊推

動物都應當是同一祖先的子孫，其所以相異，因于演化的變更，但象之與豕，他們的演化，應當是由于孟德爾氏 *Gregor Mendel* 之所謂「分離定律」而演成的！這種東西，應當是由于「成對因子」在雜種之「減數分裂」中，互相分離而成的；換言之，豕象兩物，同有一共通的親體，（父體或母體）因了雜交的關係，而分離為兩種動物！

但在分離定律裏，應當混第三種東西，這種東西，應當是：



豕以象的親體，假定爲A，自與B雜交而成爲C體，C體是第一代的產物，但C體自相傳，一定生出三種現象，一是C的嫡傳，一是C而顯現A的分子爲AC，一是C而顯現B的分子爲BC，豕象應當是C，AC，BC，三種中的兩種，究竟是那兩種，我們不能確定。但他當有第三種，以動物的親屬，及中國原有的動物來看，應當是山西骨化石中所曾發現的巨齒犀，*Sinothetium Lagrelii* 巨齒犀較板齒犀尤大，當爲後來普通犀屬的先祖。

豕象犀三物，就是從外表的形體上來看，稍稍知道點生物演化原理的人，都能斷定當是一屬至小限也當一類的生物！

民俗學裏，本來常常有以類似的事物，來相替代的事。替代的條件，自然第一要點是要「相似」，還有是(1)以易得代難得，(3)以人所親者代人所畏者。豕之與象犀，一是猛獸大獸。一是較馴的小獸，一則產量多，一則產量少，以此相代，是再自然與合理也沒有的事！

爲什麼要相代，理由很多，我們下面去說，現在還有一個先決問題，是：「中國古代北方，是否有象這種動物

？倘使無象，我的假設落了空，倘若有象，則不僅落空，並且假設本身便成了證據。」我對這事的答是：

中國古代北方本有象，後來北方沒有象了，但民族意識裏仍時時存得有「象」的意識！所以有許多用「象」的表徵。

這我們請從兩方面來證明，一是從古生物學來說，一是從文獻來說！

原來中國在古代，山東直隸河南山西黑龍江等地，都有產象的區域，克利世氏在一九〇二年，曾在黑龍江岸發現現恐慌產地，到一九一七俄國組織的調查隊，又在黑龍江岸發現屬於Ornithopoda一類即Trachidan及Saurolophus兩種。美國格蘭茲博士在蒙古採集恐龍類，也頗多。法人麥純斯在山東蒙陰縣嶽家溝也曾得恐龍骨，步特生譚錫時亦採得多架，——詳譚錫時山東中生代及舊第三紀地層一文——又林斯頓氏在山西發現巨齒犀。*Sinothetium Lagrelii* 這些都是中生代的動物爬蟲類，存在於中國北部的好證據，而師丹斯普氏在山西保得縣「三趾馬層」地裏，曾發現長鼻類的四脊齒象，多脊齒象，及普通象，硬角犀

，無角犀，巨角犀，諸類的化石，直隸周口店也發現過多犀的化石，中國北部之決然有象的存在，是決然無可疑的事！

三、由文平上證

上面都是從古生物攷察出來的，現在更從文獻上尋些證據！

a 舜與象

最早的傳說裏，有象的蹤影者，據我所知的，無過于舜與象者，舜與象的故事，大概可以分爲三端來講，一是「舜」字的本身，（二）是象爲舜耕，（三）是舜的老弟有個「象」！

舜這個人有沒有？我們且不管他，但他是殷民族最尊的一個祖人，是一個殷民族所崇拜的神，這一點也不能否認的，帝舜即山海經中的帝俊，也即是禮記祭法之所謂「殷人禘嘗而郊冥」的那個「嘗」，（魯語作「殷人禘舜而祖契」帝俊即殷虛卜辭之所謂高祖舜，後來由「舜」字化分爲「舜」「嘗」，而成了兩人，這是王靜安先生所已證明的事，（詳殷先公王考）但先生以甲文的高祖（舜）爲變，我覺得

稍稍迂回一點，其實當爲後來的咒字，（羅氏以「咒」字當之，非也。已有人駁斥！）咒近人教做獨角獸！（詳爾雅釋獸正義及郝疏）他與犀象，差不多是一類的東西，至于舜字呢？自來都以爲是舜華，與木槿差不多一類的植物。這不僅與古代民間傳說不能符合，即字形在六書中也尋不到歸類。這決不是既經小篆整齊字形以後的字，他的來源一定很古，不過因了僅僅用作一個專門名詞，所以變了形，失了義，人不能知，後來才以木槿類的花名增之，我從金文的楚公冢鐘的變字，悟到舜字，必也是個象形字，他是否即舜字，我當不敢斷定，但上從爪，必有所取，中從一，與舜同，而下而的舛字，我疑心是說文老字的下截，舛與彳形甚近。因之我疑心舜也是一個「象」類的東西，從爪或者就一個服象的人，所以舜的故事，才與象相近，譬如以義和爲妻，（見山海經大荒南經）他的子孫是禹號，季義（亦見山海經）他又是瞽子，（爾雅翼「象少類猪，面含滑」又曰：「其身倍牛，而目不踰家。」故曰瞽子！）尙書也說「降二女于嫫姆」，嫫也是與象有關的姓氏！現在來看看象爲舜耕的故事！

象爲舜耕的話，出在帝王世紀

舜耕蒼梧下，象象常爲之耕！

這話在漢已前已經有了，論衡的書虛篇說：

傳書言舜子葬蒼梧下，象爲之耕。

這話是否全真，我們且不必細問，但我們至少須得承認有些史影，尙書「堯降二女于媯汭」。汭地是否因使用象而得稱，雖也不敢斷定，但總有些史影！（詳後）不該是假。因爲使象，遂稱其地爲媯，于是在媯地的人，都得姓媯，故媯姓是舜之後，（詳史記陳記世家）大概當卽二女之後，因地得姓的吧！

b 豫爲鄺等

後來媯地擴充，成了九州說中的豫州，「豫」字也從象，從象與從爲，原無大差別，（爲卽象服象之形，羅振玉說。）因姓而加女，因地而變子，予卽邑之形變，（此徐中舒君之說，）正與夏民族之冀州，爲龍屬子孫根據的地，因而稱「冀」！是一個意思！（詳拙撰九夏考與九州與井田學說之關係考兩文，）而「媯」「爲」「鄺」與「豫」音也相通，都是雙聲而兼疊韻的字，也當是由一字分化而來！

「家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士庶階級考

地名中除了「媯」「豫」而外，還有春秋時鄺的「爲」「鄺」

兩地，（見左傳隱十一年，襄七年），當也是舜的後人遷徙後遺存之地。這好似汾猶本爲山西太原孟地，而漢以後江蘇的淮陰也有公猶，是一樣的例。（詳拙撰公猶爲鬼方考又鄺或作僞同。）

c 舜弟象

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是舜有個老弟叫做「象」，自然噫！有個牽象于老兄，應當有個被牽的「象」弟！所以「象」應當像牛一樣的「傲」（見尙書帝典）至使「舜服厥弟，終然爲害！」（天問中語）而象的封地，又是頗有爬蟲類嫌疑的有易！（說文「易」蜥易，蜥蜴，守宮也！）有易卽有瘳見孟子亦卽有扈，更是雙聲疊韻之變！亦卽有鼻！可注意的「鼻」字呵！

從上而諸端舜的事看來，不僅是中國古代北方確有象，確曾以象爲耕，是不成問題的！卽我以舜爲殷民族的司農之神，（山海經太荒西經云：「帝俊生后稷」稷爲農神，亦可爲證！）並不是信口開河！

到殷代來，殷虛卜辭中，獲象的事，我們還可尋得！

把第二節總起來看，在字形上，已尋得豕象有相譌的情事，在事實上已尋到古代北方實在曾經產過豕，文獻方面也會用過豕，並且舜也有農神的資格，則我以為「家」字的下截從豕，不是附會，至少他有從豕的資格呢！

但豕在較初的民族心裏，或者只是個平常的大動物！後來豕在北方，緩緩的少了！（是否南遷，不敢忘斷！）在舜禹的傳說中，還有豕！到殷初已少，卜辭言豕，僅四五個，於是豕才漸漸的為殷人心目中的物神！（詳後）漸到後來。則因了農神而有的這種祭祀，所謂「家」者，更退化而為畜豕的社會，（詳後）這其中的糾紛，實不可料理，並且是件近于好怪好奇之駭人聽聞的議論，但請讀者細細看我的下文，自有分曉：

由上節看來，中國古代北方會產豕，而所在地，又名豕，文獻上也有豕的故事，這是真憑實際的事。不過因了後來豕已沒有了，般民族乃以形似的豕相代，又從祝祭轉到普通的「家庭」，這件事的前半截，有了着落！

分三 豕與家的關係

正式的家族制度成立，一定要在農業時代，這不僅是理論，亦且已經從許多保持著原始生活的民族，給與證明。這我們只要看看毛根的古代社會，便能知道。中國文字無一個不與實情有關，豕字的上截已明明是居室的表徵，故豕字決然與農業有關，農業時代有幾種特別現象，以人為本位而言，則是「居處有定」，以物為本位而言，是知這「物的勞動價值」，即是知道用「物」來耕種！這可以說是農業時代的兩大發明！

豕字的上截，從豕，已顯示的居處有定的現象，下面所從，權且不問其為豕為象，他總是表示一個有勞動價值的物，是不可否認的！但是豕這種動物。不論其為豕為野，都說不上有勞動價值，倘若像安特生先生說豕是東方民族的伴有食品，則豕字根本不足以顯示農業時代的現象，並且豕字即是東方民族所造的字，未必他自己便知道他是吃豕的民族，安先生的話，是後來已變的情勢，初非其謂的，我們不能引以證豕之為豕。倘若又像清代幾個漢學家所謂的生農多，以為「人家」的表徵！但「豕」這個東西，在先民的心目中，已有鄙視輕蔑的表徵，他決不自比于豕，所

以豕決不在家字成立的條件之中。

豕既然不能爲家字成立的條件，象既然有上面一段文章所陳的作用與資格，則家字之與象，必有不可分離的現象，是推理而可知的。現在我們更從文獻上，尋點證據，來證實其說！

(一) 傳說中象與農的關係

傳說中象與農業的關係，我們舉得兩件事，一是呂氏春秋之所謂服象，一是甲文中「爲」「御」等字的構造。

a 服象

服象的話見于呂氏春秋古樂論。

商人服象，爲虐于東夷，周公以師逐之，至于江南。

象既然是殷人的戰具，當然是普通的動物，但殷是國家形式尚未完具的民族，象當然是來自民族員自家的東西。大規模的團體戰爭，是農業時代的事，可見象在當時民族員家族中的重要，又這傳說與帝王世紀的話，恰可互相聯絡。其言曰：

舜葬蒼梧下，羣象爲之耕。

以象爲耕，更可見象與農之有關係！

「象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士庶關係考

b 爲御諸字

甲文中的爲字作

(象)(象)(象)

從手(卽又字)牽着一隻象，羅振玉先生說：

爲字古文及石鼓并作(象)，從爪，從象，……意古者役象以助勞，其事或尙在服牛乘之前。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！

但爲字也不一定要解作耕種，就解作「服乘」也未嘗不可。不過我們知道，牽著牛鼻子耕田，當是一種傳之自古的方法，爲卽以手牽鼻的樣子，並且「民以食爲貴」這句老話，很足以表示太古民族之所憧憬追求的，不過一飽，則「爲」之最大者，也莫過求生，莫過耕稼，爲字的來源，實在當是以耕稼爲基義！

我們還可以尋到一個不是牽象而耕，而是幹象而前的字，卽是殷虛書契後編第十三葉的「𠂔」字，你看，這隻手變到後邊去了，不牽鼻而是幹尾，羅振玉擇爲「御」字，這是對的，因爲御字，可以從馬作馭，當然也可以從象，與化壯之可從牛從羊從馬，是一個理由，這可見古人不僅

以象爲耕田的用具，並且也以象爲戰爭的用具。正確底補正了呂氏春秋服象之言。

(二) 舜當爲殷民族的農神

以象爲耕的事，是始見之于舜的故事中，舜字以上文我所證明者，當爲「服象」的象事字，他又是殷民族傳說中最高的一個祖先，殷人所最崇奉的神，所以我斷定他是殷民族的農神，這兒還可以再舉幾件事。

堯舜二帝爲中國古代司天地之二神說

古傳說中，有三皇五帝，「皇」當是表示太陽崇拜的字，故金文字裏的皇字，上面樣日光四射的樣子，如「𣎵」，下面是一方玉石！是崇拜者的禮物。帝字當取象于花蒂，表示初生的樣子，聲音與地也相近。三皇的傳說，此處且不論，五帝中當然要以堯舜爲最確鑿，但堯之稱帝，却是後來的轉變現象，堯實是中國古代司天之神，堯的本字訓高，已含天意，我們讀了帝典，便知道堯一生所做的大事，是「欽若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」而治洪水的事，仍留待舜來。後來接着便是託位于舜，這不是一位司天之象而何？（詳尚書堯典），到了舜來，便大大的不同，他一生的

大事，是「類上帝」「望山川」，「巡守山岳」，「肇十二州」，「封十二山」，「濬川」，又命禹治水，無一件大事不是「地」的事。並且他又曾經「納于大麓，然風雷雨弗違，」（詳尚書舜典）並且他又是后稷的父親，（山海經）他又配的是與日相對的月神「常儀」（常儀即娥皇吾友劉君盼遂之說。又天與地對，故日與月對。）等等都足以證明舜是司地之神。到了殷人，他變成殷民族的農神。（見前）

d 舜與百穀

中國傳說中最早的農神，當然是神農，但農神而謂之神農這明明是後人的追題。其次便當是舜，在古籍裏，大體可信的舜典，有「黎民阻飢，汝后稷播時百穀，」的話便要算最早的記載，尚書的成立，在什麼時候，我們權且不管。把「播時百穀」，放在舜身上，必不是任意安排，一定有些史影存在！

並且我們知道，社會一切的進展，都是在家族已經成立後，舜典裏，在命棄爲后稷——農官——後，繼續著來的事是：「敷五教，作五刑，」一切法律教養的事，都跟着「播時百穀」之後，次第成立，「播時百穀」，成了一切組織的

基礎，則舜之爲農神，不必說了！

但是舜不爲夏民族所宗，在禮記儀禮史記的五帝本紀，殷本紀夏本紀周本紀呂氏春秋詩書中，都可以看出。所以我以舜爲殷民的農神，不是過于向壁虛造吧！

（史記陳杞世家說周王克殷紂，乃復求舜後，得嬀滿封，之陳子以春帝舜祀，爲胡公。）

歸納上面的話，是這樣的

（一）舜是殷民族的農神，（二）舜字有服象的影子，（三）舜會以象爲耕具，（四）舜之與象有諸般關係，即是象與農業有諸般關係，（五）象與農業有諸般關係，（六）再加上中國北方確曾產象，（七）再加以家族制之成立不離農業的理論，（八）加上家不從豕的原因。……

成就了：「豕字當從象，不當從「豕」的結論。

○ 生物之聯合性

現在還可以借一件生物學上的理論所謂「生物的聯合性質」者，來幫助我的結論！

一切生物，都爲了他的生命，而爲繼續之自由爭鬥，

「豕」之來源與中國古代土產關係考

同時亦有個體之聯合，與人類相似。強者保護弱者，表現合作互助的精神。譬如蜂羣蟻羣，是最好的例子！

互助之最簡單而有最親切者，莫過于「家」。動物中如鵝鵝雁與及中國文學中的鴛鴦，以及某種猿猴羚羊，皆有一種感覺敏銳之親長統領，並保護各種年切之子孫，象正是此種「家」族感覺最敏銳的一種動物，豕則全然沒有此種感覺，倘若我們要以「子孫」「聚居」等來釋豕之從豕，不如說從象之更爲有據！

我還可以舉一個例，即是現在還有許多用象的民族，不僅用象來耕種，並且用象來代步，用象來戰爭，用象來作種種切切的事，……他們家裏都曾養得有象，我曾經聽見一個朋友說過，象還能爲主人家看搖籃裏的小孩子，能爲主人家汲井，傳薪呢！

分四 象神轉變的遺痕

二三兩節，我們已經證明「豕」字不當從「豕」簡當從「象」，但是怎樣又會轉變爲「豕」！我們要很簡單地委于「形之誤」，本來也未嘗不可。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，並

且這是建立古代社會組織的一個基本問題，當然不能忽視。所以我們不惜到芥子中去尋須彌，寫了上面一大段文章。

自從上面這大段文章成立之後，突點活了幾件事，不僅從「象」到「豕」這轉變中的陰影尋到了！並且又因他而點活了許多古史材料，這即是：

一 銅器中的花紋附論象尊。

二 殷制多言象之故。

現在請聽我一道來：

（一）銅器中的花紋

器用上刻的花紋，凡不成形的單線文，大概多是用爲裝飾，或者另有甚麼實際作（大概銅器原于陶器，陶器的初成，是在樹枝編製器之外，塗以泥而成的，所以陶器的單線紋，是繩紋之遺，而銅器的線紋，又可視爲陶器之遺。）用進一步的組線紋，便往往有了宗教的感念在裏邊，倘若非單線紋而成了圖形，則其宗教的感念益濃厚，這差不多是舉世各民族的通性；從最原始的陶器，到金器，莫不皆然。

中國遠古的陶器，發現者不甚多，其發現者差不多全是單線紋與組線紋，很少圖形，就是近來安陽出土的雲雷紋的陶片，也恐怕不是較原始的陶器，（李濟博士說這一片陶器的土質，比一切陶片細得多，因而斷定是當時最昂貴的東西，（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安陽發掘報告書殷周陶器初論））這個結論，我以爲怕不可靠，因爲地層是否決未經過變遷，這是否無陶器同時或更後的產品，非到了更多的證據以後，我們不敢相信！

銅器的制度，大半是本于陶器的。他的時代，自來中國的考古學都定爲早至殷商，大概這些話不至于錯誤。這實在是考見殷時的歷史的絕好資料？

不過自來研究金石的人，都只注意文字，很少注意花紋，即以宋人的博古圖考古圖以至于勝清的古清古鑑等來說，也只著錄而未有論說，近來有人稍稍注意，尤以日本及歐美學者更加注意，但其業尙未廣，正有待于後來的探討。

殷周銅器的花紋，其圖形者約可分爲三種，即是圖獸、圖鳥、圖爬蟲類，其圖鳥類者，如鷄文、鸞文、鳳文、



六 周寶尊彝
為基尊版



六 周寶尊彝
腹右紋

周寶尊 腹左紋



十二 周太公
鐘 鼓上紋



七 周寶尊彝
腹右紋

二 周未尊
腹左紋



十二 周豐
鐘 鼓上紋



八 周寶尊彝
腹右紋

三 周寶尊彝
腹紋



十四 周北子爵
腹左紋

九 周執牛
腹紋



四 周寶尊彝
腹左紋



十五 周煬
鐘 鼓上紋

十 周寶尊彝
腹右紋



五 周寶尊彝
腹右紋



變鳳紋等。其圖爬蟲類如變龍、蟠虺、蟠螭、蟠螭、蟠虺、蟠虺。圖獸形的以饗養文爲大宗，其他尚有犧形、鹿形等等，圖鳥爬蟲兩類，非本文範圍內事，權且不說，現在先說說圖獸。

圖獸的銅器，類別也很多，我現在只想就本文我採用的這一類加以述說，現先列各圖如下。（因此文非專論花紋，故所采圖，以最普通習見之書爲據，容有真偽，但大體不誤也。）

上面所列的十五圖中，除了十一，十三，十四，三圖是我們借來作比較而列入者外，餘十二圖，都可以說是長鼻斜眼的獸類面孔。但這裏有的被人認爲是饗養，或認爲「犧」「變」等物的，饗養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，我們且不問，——獸叶饗養，人也叶饗養。——想來一定是人類心中的怪物，可怕的怪物，並且銅器中還有整個正面像的饗養，此處權且不必多問，至于「犧」「變」等，則頗有把這五個圖都可囊括入內的樣子。但我們以銅器中實在的犧尊等器來看，則這種圖形，至多只是一種有牛一樣的鼻子的獸，不會有過長鼻子，但有人馬上可以用我的圖十四來又駁我，

說：「圖十四有兩隻牛蹄，也有個尖鼻子，長尾巴，儼然牛也！」我說：「這便錯了！因爲像圖十四，只能說薄鼻子，面不能說長鼻子，並且明明有個大的下顎在，你請看看其他十二圖的長鼻子，有下顎嗎？」但有人又馬上可以用我的圖十一來駁我，說：「十一圖是長鼻子了！並且又是個全形，但他決不是象，他當是爬蟲類的東西，或者即是所謂的變，則其他一二三至六六圖的頭，安知不就是變頭？」我說，「這又錯了！你注意十一圖是團眼睛，見了嗎？」

除了這兩圖外，其餘諸圖，都可以說是一個系統裏的東西，差不多銅器中的圖形，這要算是佔多數的一種，從他而變的奇詭之形，也很多，用不著我們多舉！

圖一的上一個與圖二是一類，圖一的下一個與圖三四五六等爲一類，圖七與九，十，十五，是一類，圖八似乎有點變形！

這些圖中，顯然有兩件特別的情形，一是「鼻」，一是「眼」。我們要問：「初民爲什麼要用這些東西刻在他們的用器上？」（祭器本于用器故尊鼎銅器皆可以用器視之）「爲